

【浮世绘】

青春零食铺

□安宇

下课后，我一边等着学生老纪，一边站在教室窗边抬头看天。

天空蓝得让人晕眩。空气里飘荡着花朵的芳香，还有青春与爱情的味道。穿着滑板鞋的学生，欢快地从我面前经过，滑向空旷的大道。旗杆在风中叮叮当地响着，好像一个人坐在广场上发呆，顺手拨弄着手中的琴弦。

老纪是来找我请假签字的，我问他是否有空，一起去食堂吃饭。他听了连连摆手：老师，不行，我最近特别忙。我问他在忙什么，他犹豫片刻，说：等我忙成了这事，再跟老师说，反正是一件大事。

老纪长得老成持重，是男生中最沉稳的一个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纪。记得一次跟他和阿加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他秉承了我们山东人的做派，抢在前面结了账。虽然只花了50块钱，但我知道老纪申请过贫困补助，父亲又有轻微腿部残疾，一家人都远在天津打工，所以建议AA制，我和阿加每人给老纪发了一个20元的红包。但我并不担心老纪的未来，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。他跟邻省读大学的女朋友，相约大学四年每个假期都去一个不同的城市，一边打工，一边游历体验生活。

一个月后，我便得知老纪的大事，原来是在他校园网上开了一个零食铺。零食铺是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筹了四五万块钱，从已经毕业的师兄那里接手的，零食铺的常驻粉丝有五千多人。

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晚，我便让班长习习带我前往学校西门看老纪他们的仓库。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到过学校西门了，原本这里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小吃街，到处都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，街道也破破烂烂，没想到现在情况大有好转，所有店铺都整整齐齐地沿街站立着，并在初冬萧瑟的风里，用糖果一样橘黄色的灯光温暖着每一个行人。即便是推着手推车卖麻辣串的小商贩，也眼里含着笑，在路灯下跟出来觅食的学生们轻柔地说着闲话。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，好像一张热情的嘴，欢快地哼着曲子。风沿着宽阔的大道嗖嗖地吹过来，带来一种湿漉漉的沁人心脾的气息。

老纪的零食铺仓库，坐落在靠西门最近的一个小区里，小区有些破旧，看上去大约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。穿过一段坑洼的水泥路，在道路尽头，就看到了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老纪和他的创业团队。

老纪租的仓库有三十多平方米，分成左右两个房间，其中一个摆放货架，另外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，床上也是满满堆积的货物。床对面的角落，是一个书桌，我们来之前，老纪正伏案在电脑上录入新上架的零食。房间里的供暖不是太好，又因房子坐落在靠墙的角落，更添了一层阴冷。于是，五个艰难创业的大男孩，在房间里依然穿着羽绒服。

虽然仓库并不对外营业，但货架上的商品依然摆放得井井有条。老纪边跟我说话，边将附近批发市场新送来的货物一一放在货架上，同时拿起一袋被弃置一旁的奥利奥饼干，告诉我说，这是要退回去的，因为是山寨货。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眼，果然发现“奥利奥”写成了“奥利粤”，不注意看，还真不会发现。

我想起学院正在组织申请创新创业项目，省级团队有10万元资金扶持，国家级更多，而老纪将零食送到宿舍床铺的校园快递项目显然是独一无二的，便建议他们着手申请。老纪听了有些兴奋：呀，太棒了！老师，我本来就想跟学院申请，看能否将仓库搬到校内，开设实体店，同时把快递到床铺的业务跟学校的勤工助学结合起来，给贫困生提供就业机会。

正说着，忽然听到习习一声惊叫：快看，下雪啦！

大家纷纷走出门去，果然见昏黄的路灯下，晶莹剔透的雪花正如万千飞舞的精灵，从深邃漆黑的夜空中，朝着无边的大地，深情地落下、下落……那样微弱的一盏灯，在这突然而至的雪中，却散发出柔和奇异的光芒。我忍不住伸出舌尖，亲吻落在唇边的一片雪，却只触到沁人的凉，它便倏然消失。

我听到沉睡中的大地发出轻微的鼾声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在大雪中，静默无声。



【有所思】

那片杨树林

□付金娜

和母亲并排坐在小区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，蝉在急促地鸣叫。母亲说，这蝉鸣很像以前村西边那片杨树林里蝉声的阵势。那片杨树林？我记得。

那是一片很大的杨树林，南北长，东西宽，从远处看就是一块整齐的长方体。那郁郁葱葱，那样高，那样壮，笔直挺拔，像电线杆子。夏天的时候，叶子贼亮，颜色贼绿，绿得那么厚重，绿得那么舒服，片片叶子在风中自由徜徉着。村里的人都被引来了，来这里乘凉闲聊，有的拿着马扎，有的拎着席子，手中都拿着活计。

当然了，那里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那里也有我的脚步声，有我愈来愈珍贵的回忆。

还记得吗？春天，天气回暖，万物萌生。杨树小小的树叶间，挂满一串串白白的杨花，我们叫它杨树毛子。杨树毛子成熟时，如漫天飞雪，那天，那地，皆是白色。那时，没有人戴口罩，没有人觉得杨树毛子很脏，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年一次的花季，是杨树开花了，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人们走到这里，抬头看看树，口中都不停地说着，这片大杨树真是旺啊，年年见长，年年飞花。而今，我们生活在城里，城里也有杨树，可是再也不见杨花飞雪，还不等它飞花，就被喷洒上了药物，失去了挥洒的机会。很多时候，没有了杨花飞雪，我们也忘记了季节的脚步，忘记了身边的许多美好……

夏天，雨水多，雨停之后，我们会来杨树林里逮知了，准确地说是粘知了。奶奶先和好面团，放到水中洗出面筋，把面筋拉长，绕几圈，粘到长长的竹竿头上。我拎着竹竿，拿着袋子，到杨树林里和我的朋友们会面去了。最会逮的就是丽娜，别看她瘦小，总是收获最多。悄悄把竹竿伸到听准声音的方向，听到“吱吱”的叫声和扑通声，那准是收获了一只知了。我们有的是耐心，不用大人教我们，我们总是在收获知了的同时，收获更多的快乐。

累了，玩“摔咄”吧，这个游戏材质很简单，有泥巴就行。你听，只要摔出清脆的“咄”的声音，你就赢了。小朋友们一个一个把泥巴玩弄于掌心，要制作成一个小纸盒的样子，“盒”底不能太厚，厚了没声音，薄了声音太微小。制作好后，扬起手来，举起猛地在地上摔去，但也不能摔得太急了，太急盒子就翻了，会引来伙伴们一阵哄堂大笑，笑声传向天际，惊着了正在空中飞翔的大雁，惊羞了身边的野花……在这一群孩子里，我年龄最小，我总是喜欢模仿他们，模仿他们的动作，模仿他们的笑声……“咄”无论摔得响还是不响，我们都是那样开心，那样自在。

秋天，金黄的树叶堆满了地面，走在上面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我常和奶奶来这里扫落叶。奶奶用耙子不停地耙，堆成一个又一个像山一样的小堆，大的，小的，堆满树间。我追着树叶，在树间流连，这是我的杨树林，这里有我的田园梦……最后，把落叶装到袋子里，同奶奶一起背回家。夕阳静静地穿过树隙，照着两个身影，一前一后，一长一短……

有一片树叶，在空中不停地飞舞，我放下袋子，追，追……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它。

母亲说，这片树林是你奶奶刚嫁给你爷爷时栽的，如今，你奶奶走了，你爷爷也把那些杨树都砍了。那是在你奶奶走后不久，听人说，一个黄昏，你爷爷拿着斧头，一个人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一个劲儿不停地砍，直到夕阳一点点坠向山谷……

你爷爷说，人没了，树还留着干吗？

蝉还在齐奏，母亲说，这急躁的蝉声，像极了你奶奶种的那片杨树林里蝉声的阵势……

【在人间】

梦见父亲

□雪樱

父亲去世后，我梦到过他两次，一次是在今年中秋节，一次是在国庆节的前一天。平日里我没有午休的习惯，那天可能实在太累了，破天荒地躺下来睡了会儿。我梦见自己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去找父亲，告诉他我的作品又获奖了，他脸上的笑容与以前一样，慈爱、正直、温暖，无论经历什么他都保持乐观心态，从不放弃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泪水簌簌而下，无声地流淌。

时间不经过，说到底还是生命太脆弱。总觉得日子过得慢，晃眼之间，父亲离开我们593天了，他的声音、他的笑容、他的姿势，就连他发脾气样子我都历历在目，仿佛很多细节都重新醒了过来，幻化为无处不在的思念：“爸，我想你了。”思念有多绵长，内心就有多痛。其实，母亲比我还要痛，日渐憔悴的脸庞，松垮苍老的身体，一茎一茎的白发，处处流露出说不出的绞痛。对我而言，痛，就看书吧，但是看书我也忘不掉父亲，好像他就坐在我身旁，在不远处看着我读书。

天下父母，从来都是只有一种心思：为儿女着想。有个叫爱德华·托马斯的英国诗人，声称如果有发财致富的机会，他将买下考德庄、雄鸡墩和公子沟，玫瑰坪、热谷和饮水滩，然后把它们全部租给大女儿；他要大女儿支付的租金只是每年开的董菜花，以及最早开的报春花和玉凤花，如果荆豆开满花，她可以分文不付据为己有。最后他又说道：“考德庄、雄鸡墩和公子沟，玫瑰坪、热谷和饮水滩，我会把它们送给大女儿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痴痴地笑了，原来此前他是与女儿“做游戏”，就像小时候玩过家家一样，这位父亲真是可爱又幽默。

在我的眼中，母亲代表一个国度，父亲代表另一个国度。相比之下，后者的世界里全是沉默，或者说处处是隐喻，他们不会直接地表达爱，不会只说“为了你好”，而是如一堵墙，似一扇门，像一副盔甲，随时保护我们。他们的沉默，也是他们的尊严。记得那年冬天，刚入冬，很多人都去批发市场采购大白菜和水萝卜。父亲骑着三轮车去买白菜，遇到熟人便帮忙捎着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捎，拉回来再挨个儿给邻居们送上门，回到家时已经天黑。不知谁家买了块牛肉也搁在车厢里，恰好被多事的人瞅见，事后就去厂里“告状”。那个时候我的病正厉害，厂里已停产多年，父亲好不容易有个看门的差事。后来领导问起此事，父亲沉默不语，我气不过，问他为什么不当事人去说明真相，他摇摇头说算了。还有一次，辗转打听到一种特效药，要凭诊断证明才能买到，我偏偏不争气，当时去

不了医院。他想到有个很好的兄弟，家里有人在医院。犹豫好几天，他才登门去找兄弟。顺利开出证明后，他总觉得欠对方一个人情，心里不安。有人说，那个兄弟小时候家里穷，孩子多，整天跟着你吃，你从没嫌弃过。父亲沉默半晌，吐出一句话：“那是两码事。”事后，他和母亲买了东西去家里探望兄弟的父母，才放下此事。

经常地，我会想起《红楼梦》第33回中贾政暴打宝玉的场景，“话未说完，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，大喝，快拿宝玉来！”“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一叠声，拿宝玉！拿大捆！拿索子捆上！把各门都关上！有人传信往里头去，立刻打死！”最后，把宝玉打得“面如土色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”。曹雪芹用字如神助，一个“拿”字，将长期对峙的父子关系鲜活呈现。仔细想想，宝玉该挨打，他就像今天的问题少年，在学校里闯了祸，还私藏犯错误的同学，又被人诬陷调情，甚至拍照发到朋友圈里，贾政觉得，“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，你们才不劝不成。”著名学者刘再复认为，贾政代表世界原则，他追求在现实上的权力、地位、财富和荣耀，而宝玉代表超越世界原则，他不愿让有限的生命被捆绑在世界规范里，因而被称作“无事忙”和“富贵闲人”，他的性格也是贾府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。我从中却读出曹雪芹的大悲悯——打在己肉身，疼在众人心，骨血里流淌的精神DNA，在宝玉身上突变或异化，这才是贾政最为焦虑的。或许，贾母的一番话才是王道：“我说一句话，你就禁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？”看到这里，我有所顿悟，更加理解了老父亲：他的正直，他的顽韧，他的善良，以及他的沉默，也是为了活出个样子来给我看——多年后，在他离开我的日子里，让我能够像他那样坦坦荡荡，无惧人生。

父亲活着时，是一种存在；父亲离开后，是一种时间。我终究要适应没有父亲的生活，然而，我总是一步三回头，与他在某个瞬间遥望和对视，两颗灵魂彼此相映。“那杯灰烬一定还记得它来自的那个躯体/做着还原并复活的努力/让风把呼吸吹送进去/灵魂出了时空的海关，就叫它回来/若已走失，那就与我共用一个(好灵魂总是轻盈、巨大、安详)/我想让那人从花岗岩下面出来，继续做我的父亲。”在清冷的屋子里读诗人路也的诗句，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。寒菊怒放，北风劲吹，吹疼了落叶，吹紧了乡愁，吹来了思念，我深深想念天国里的父亲，我要让他看到，他不在的日子里我如他在的日子一样过活，因为他从未离开过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